

第四届“卿云杯”全国通识课程论文大赛

学校	清华大学	院系	探微书院
专业	化学生物学+化学 工程与工业生物工程	姓名	许呈睿
年级	大一	任课教师	薛静
课程名称	写作与沟通		
论文题目	算法时代网络亚文化“出圈”中的权力重塑与大众逃离——浅析网络亚文化中“警察”症候的发展与逻辑机制		

算法时代网络亚文化“出圈”中的权力重塑与大众逃离

——浅析网络亚文化中“警察”症候的发展与逻辑机制

【摘要】

网络亚文化的“小众”性在算法时代逐渐消失：算法推送将网络亚文化符号以商品形式输出，从主流文化向网络亚文化圈引入大量作为文化消费者的“新人”。该过程钝化了网络亚文化的边界，并导致亚文化社群结构的降维和主体性消亡。在算法曝光与引流下，亚文化圈出现规则被打破，话语权易手的现象。这导致了“警察”角色的出现。但“出警”行为脱离了权力建构的逻辑，“警察”身份权力的个体性导致圈层内部个体赋权的延伸，“‘警察’警察”体现出亚圈层权力结构的破坏与交流氛围的恶化。“警察”症候的发展对内挑起对立，对外扩张恶意，最终导致大众逃离的结果。这一“出圈”结果，反映出算法时代网络亚文化于文化交流中的困境。

【关键词】

网络亚文化 算法 文化消费 群体赋权 亚文化警察

引言：网络群体之名

于互联网的发展历程中，网络中的一些群体因其行为的趋同性被赋予了特定的名称。在这些名称能指的背后，往往涵盖着该群体心理、经历、价值观的共同性，我们通过挖掘“名字”所指的由来，亦可映射出时代与网络文化的某些特征。

“亚文化警察”便是其中之一。与基数更大的“佛系青年”“中二症患者”“饭圈女孩”不同，“亚文化警察”是在特定的场景中被临时建构出的指称，并形成了一条态度鲜明的“警察”指称链。其看似小众，却是亚文化这一宏观领域的病态现象，反映出算法推送下亚文化边界的消亡现状、文化交流主体性的错位问题与规则秩序和权力结构在当代亚文化圈层中的尴尬处境。

算法时代“亚文化警察”为何会大面积出现？为什么选择用“警察”这个现实生活中维持秩序执行权力的名称来描述一个群体？这与算法时代有何关系？这些是本文力求回答的问题。

一、亚文化警察形象与“警察”指称链的诞生

网络亚文化警察的潜在形象¹与现实生活中的警察有相似之处：依照“法律”，具有“武装”性质的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行使惩罚权力，履行职责的“公职人员”。网络亚文化圈层有其自身的圈层规则，亦有其特定的准入门槛与文化边界。因此亚文化警察形象便具有如下内涵：依照亚文化圈层规矩，具有“武装”性质的维护网络亚文化圈层准入门槛和圈层交流空间治安秩序并行使惩罚权力，履行职责的“公职人员”。

但亚文化警察的网络群体印象却并非如此。对网络亚文化圈层的主要受众而言，“有意识”的警察形象较为负面。这与使用“警察”一词来调侃与指责某客体（指称）有紧密关联——受众意识中的警察更贴合“警察”具体所指群体的行为与形象。那么，“警察”这一指称到底描述哪一群体，其行为有何特征，又到底从何而来？

“警察”这一指称最初来自“东方警察”。东方警察事件发生于2013年，当时东方 project²亚文化圈创作内容受新兴亚文化圈舰队 Collection³的影响，一些东方创作者开始创作舰队内容，同时舰队内容在东方圈内广泛出现，被认为扰乱了东方圈的秩序。在此次事件中，“东方警察”指以维护东方圈层秩序为名，对东方创作者不创作东方而进行指责、辱骂甚至诽谤的群体，其行为被称作“出警”。但有趣的是，这一群体完全是由对立厨⁴虚构而出，目的正是为了挑起东方与舰娘之间的争端。而这就决定了“警察”具体指称群体的恶劣形象——赋权规训受众，破坏圈层风气。

在当下的中文网络，“警察”指称的群体由于具体使用场景的不同而相当复杂，但多为“小鬼警察”这一代表性指称群体。其完整的使用场景简述如下：当某一网络亚文化圈层中（多为论坛或评论区）出现抢占有序的交流空间和话语权并引起不满的行为（如滥用梗，执意引入别的亚文化符号，宣泄情感等行为）时，一些群体用“小鬼”指明称呼这些行为主体并自发赋权以批判与规训他们的行为

¹ 若非特定指出，本文中警察的形象均指在网络亚文化圈层中的形象——笔者注。

² 东方 Project 是日本同人游戏社团上海爱丽丝幻乐团所制作的一系列同人游戏、相关作品，以及基于前者由爱好者所创作的二次创作所共同构成的覆盖游戏，动漫，音乐，文学等诸多方面的领域。本文中用“东方”简称。[东方 Project - THBWiki · 专业性的东方 Project 维基百科 - TBSGroup \(thwiki.cc\)](#)

³ 《舰队 Collection》是以旧海军舰船拟人为题材的收集养成卡牌类网页游戏。本文中用“舰队”简称。[舰队 Collection - 萌娘百科 万物皆可萌的百科全书 \(moegirl.org.cn\)](#)

⁴ 对立厨，又称乐子人，指的是以煽动对立为乐，对在特定事件发生时发表钓鱼、拱火、引战等言论，欲使各方进入对立状态并以此为乐的人的称呼。[对立厨 - 萌娘百科 万物皆可萌的百科全书 \(moegirl.org.cn\)](#)

方式，即进行“出警”。此后在该亚文化圈层中另一部分群体使用“警察”来调侃指责这些“出警”的群体。这条指称链概括起来便为：“小鬼”行为）-（“小鬼”指称与“出警”行为）-（“警察”指称）。

“警察”指称链每一链节的延长需要特定因素的作用。因此，分析每一链结背后的成因，分析“小鬼”之罪与“警察”之权来自何方尤为关键。而这二者与算法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警察”指称链中的“罪”与“枪”

“小鬼”作为网络亚文化圈中新兴的群体，构成了“警察”指称链的第一节。其行为主体呈现出文化消费的娱乐形象：他们未形成该网络亚文化结构化的知识链条，蔑视亚文化圈层规则，强调个人的中心化和娱乐体验。这导致了“小鬼”客观上抢占正常交流空间和话语权，破坏圈层交流秩序的“罪行”。这与过去亚文化圈的“新人”完全不同，其群体性行为的出现违背了亚文化圈的“小众”性、封闭性，因此必然有外在因素的介入。

为厘清创造小鬼群体性格的“原罪”，必须向这个算法时代发问。

（一）算法“原罪”——网络亚文化边界消亡与结构降维

为明确算法对亚文化圈层结构与权力的改变和受众性格的塑造，需要具体分析亚文化的两个阶段。下面笔者以“黄金时代”指代算法推送出现之前的阶段（2015年之前），以“算法时代”指称算法推送兴盛的阶段（2015至今）。⁵

在互联网发展的早年间，网络亚文化一直以封闭性的小众圈层模式存在，内部由知识沟(knowledge-gap)⁶形成的凝聚力更为强烈，具有阶级性、边缘性、抵抗性。其宏观上体现为族群文化，其聚结表现为年龄、价值观、消费意愿等方面的认同感，即所谓“趣缘”⁷。特定亚文化的族群形成圈层边界，内部将本文化视作主体，将“他文化”视作客体，构成亚文化谱系，形成类似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⁸。此时族群内受众对该网络亚文化母体表现出较强的依附情感与敬意，而这些受众组成了“算法时代”亚文化圈层的核心用户群。

“黄金时代”亚文化圈层树状的权力结构来自群体赋权。“赋权”是指“个

⁵ 实际上，用后亚文化的理论来分析算法时代的网络亚文化并不准确。因此笔者划分时并不是用“算法时代的网络亚文化”来代指后亚文化——笔者注。

⁶ Tichenor, P.J., Donohue, G.A., & Olien, C.N.: *Mass Media Flow and Differential Growth in Knowledg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34, 1970, p.159.

⁷ 蒋建国：《网络族群：自我认同、身份区隔与亚文化传播》，《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第97页。

⁸ 吴斯：《后浪的理性 网络亚文化的日常生活嵌入逻辑》，第57页。

体、团体和社群掌管其境况，行使其权力并达成其自身目的的能力”⁹。而在网络亚文化群体中，由于圈层形成的趣缘性，分化出的群体成员等级关系与权力关系依仗于群体自发的认同。¹⁰群体赋权的依据主要来自情感劳动成果、知识体系与资历、文化内容创造，与UGC互动仪式链的运作密不可分。¹¹自发形成的这种中心化体系形成稳定的权力结构，维护了圈层内的秩序。权力赋予的责任便是维护圈层秩序、主持圈规、促进该网络亚文化持续发展。

但在“算法时代”，为算法推荐主导的“出圈¹²”通过颠覆传统的文化传播路径，重塑了网络亚文化在推荐客体中的形象。流量的介入改变了权力结构的文化属性，转而将经济属性注入权力结构之中。

算法时代下为算法主导的信息媒介介入了青年文化习性的关系建构，牵引着青年文化习性的动态变迁。¹³这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人们的信息来源，加深了圈层间的隔阂，使人们产生文化实践的惰性，即：“我们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的通讯领域。”¹⁴

“黄金时代”网络亚文化“出圈”方式与当下不同，仍与主流文化呈现出较强的边界感。“新人”主要通过网络亚文化中的作品延伸的知识链有结构的去了解某个网络亚文化母体。在这过程中，由于知识链条的结构呈蛛网状，“新人”在溯源的过程中由边缘向中心逐步接触不同“层次”的作品与圈层的权力节点，在跨越横向的知识沟时亦明晰了圈层的规则秩序与权力结构。庞大的文化内容与网状的社群权力节点共同弱化了“新人”在亚文化圈中的地位，塑造了“新人”的性格。“新人”视网络亚文化为主体之树，自己作为客体去主动选择融入该文化母体之中，并对其饱含敬意。

但在“算法时代”，网络亚文化的传播模式出现了巨变：算法为大众绘制了一张张网络亚文化的基因消费图谱。社交网站与短视频平台的算法推送吸纳网络

⁹ Robert Adams:《赋权、参与和社会工作[M]》，汪冬冬译，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9-20页。

¹⁰ 孙黎：《身份、组织、生产：网络青年亚文化群体新媒介赋权实践的三重层面解读》，《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6期，第90页。

¹¹ 高森：《UGC模式下B站青年亚文化群体的互动仪式链研究——以ACG亚文化为例》，硕士学位论文，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系，2021年6月，第7-9页。

¹² 出圈，网络流行词，饭圈常用语，一般指某位偶像或明星知名度变高，不止被粉丝小圈子所关注，开始进入大众视野，变成真正的“公众人物”。后来引申到不限于人，事件和物品也可以“出圈”。本文使用其引申意。

¹³ 方黎：《算法推送机制下青年文化习性的引导》，《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10月，第五期，第82-85页。

¹⁴ 桑斯坦：《信息乌托邦[M]》，毕竟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8页。

亚文化符号，偏好算法以娱乐形式卷入大量小众文化的符号与形式，导致大量亚文化中的文化符号被主流文化片段化、平面化的了解，失去了其本有的内涵。例如篡改《玲音》¹⁵的主题曲的曲调作为短视频的背景音乐，忽视汉服文化中马面裙款式的性别区分进行拍摄等等。由于亚文化主体小众的标签性、与主流文化的反叛性，其具有更高的文化消费价值，能够吸引更多的流量。而这恰恰迎合了流量时代的算法机制。于此同时，算法推送弱化了信息传递的脉络，强化了同质信息的基因归类，因此在算法推送下由“基因”“关键词”定向到该网络亚文化也变得极为容易。这造成了网络亚文化与主流文化边界的消亡。



图 1 《玲音》主题曲《duvet》的降调变速

¹⁵ 《玲音》(serial experiments lain) 是由 Production 2nd 企划，Triangle Staff 负责制作的原创实验性动画。1998 年 7 月 6 日起在东京电视台首播，全 13 话。



图2 马面裙被忽视的性别区分

“算法时代”的亚文化“出圈”与传播肢解了亚文化原有的网状知识结构，将立体的文化母体压扁成平面（结构降维），选取其中的几个点形成跳跃式的基因图谱，突出了亚文化景观的消费属性。这种碎片化、符号化、标签化的传播，使得“新人”接触不到一个完整的文化结构，并且于无意识中视该网络亚文化为娱乐景观：忽视网络亚文化独立的文化内容与权力节点，将其等同于别的娱乐形式或大众文化进行消费。而资本的介入又使得传统的社群文化运营体系导向流量经济运营一侧。算法砍倒了网络亚文化的大树，制作了一张传送地图，供“小鬼”以消费视角去评价性的了解某个网络亚文化“产品”。导致网络亚文化母体的权威性受到忽视与消解。

在析清“小鬼”行为的“原罪”来自何方后，“警察”指称链来到第二节：“小鬼”的指称与“出警”的行为。

（二）赋权之“枪”——拟剧附身与高半层的权力虚影

“出警”的行为与其潜意识扮演的警察角色密切相关。在网络亚文化的语境之下，交流的行为是一种表演（拟剧）。受众使自己的行为更加贴适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特质，而失去了本来的自我。¹⁶网络亚文化中的“角色”是趣缘的、以情感需求、价值取向凝聚的，因而在面对“舞台”失序时，这些“角色”总是以符合“舞台”的语言和文化规则的形式来控制他人的行为以达到维护秩序的目的并以此来完善自我形象的构建。因此有必要分析“出警”者的群体特征与其扮演的“角色”特质。

由于算法时代“原罪”对受众性格的塑造，“黄金时代”的受众较“算法时代”有更强的亚文化依附感，他们构成了“出警”的主要群体。作为“黄金时代”网络亚文化的普通受众，在传统群体赋权的树状结构中仅拥有对亚文化产品进行

¹⁶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第2-3页。

评价和创作文化产品的权力，并不具备对“人”进行管辖的权力。而“出警”的行为是对受众进行规训：“东方警察”针对创作者、“小鬼警察”针对抢占交流空间与话语权的群体。显然是一种权力的越界。这种权力的越界必然需要凭借“小鬼”的指称来赋予出在警察逻辑下的批判权，塑造高半层的优越感。此时通过“小鬼”的指称，“出警”者使自己的行为更贴合潜意识中的警察形象（本文最初阐释的形象），从而完成了个体的赋权——赋予自身管理、监督、制裁权。“出警”使他们获得了高半层的权力虚影。

在实际的网络亚文化圈层中，“出警”动机是否一致呢？为进一步研究“出警”行为，笔者引入计划行为理论（TPB）¹⁷对具体警察的成因的影响因素作简单的分析。以清华大学次世代动漫社该网络亚文化圈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¹⁸并

¹⁷ Martin Fishbein & Icek Ajzen. *Belief, Attitud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Research*.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5. p53.

¹⁸ 大致调查如下：

根据一致性原则，对“出警”进行操作性定义，包括①对象（Target）：网络亚文化圈非中心化普通受众与占据部分话语权的圈外人士。②行动（Action）：前者自发监督维持圈规、对后者的言论与行为进行批评与规训。③环境（Context）：某个特定的网络亚文化圈层。④时间（Time）：网络亚文化“出圈”时。为获得有关行为结果、规范及控制的信念，笔者设计了问卷中的问题，调查了80位网络亚文化圈受众。现根据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三个变量进行计算。具体的变量设定由图4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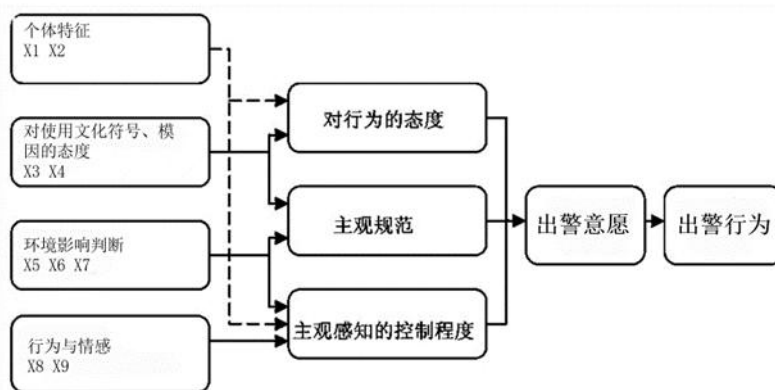


图3 计划理论模型的设计

一、实证模型

网络亚文化受众出警意愿=F(资历, 义务赋权值, 认同感, ……) + 随机扰动项。本文以网络亚文化受众是否出警作为因变量，即0-1型因变量（进行出警，定义为y=1；不进行出警，定义为y=0）。

在实际运行中，笔者采用方差的计算来看出影响出警的因素最大的变量。

二、运行结果

本文运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处理并计算方差。在数据处理过程中，考虑到出警一词含有的贬义，以自认为维护圈层秩序意愿的高低来表征出警的意愿，将所有的变量引入回归方程，进行方差的计算和回归系数检验，得到有显著关联的变量如表1所示。

通过数据分析和受众交流得到了更为详细的警察心理与“出警”动机：

1、警察心理的产生与资历无直接关联，圈层成员的情感需求对警察心理影响显著（X9）。在认同感影响下的情绪直接决定了个人对“小鬼”行为的评价概念化后的负面态度。

2、“黄金时代”受众所占有的话语权、文化符号、履行的圈层规矩符合过去的经验和预期，因而在知觉行为（出警）控制上对“小鬼”有较高的改造与控制意愿。

3、对文化符号的熟知程度、资历的高低、中心化的程度对警察具体行为方式影响并不大。身份认同与情感需求是警察心理的动机，也是用于制裁“小鬼”的武器。

其中“出警”过程中对“小鬼”进行行为规训之“枪”便来自2、3两点：为使得“小鬼”服从规训，“出警”者在交流过程中一方面使用亚文化的话语体系、文化符号来营造知识沟的阶级性，一方面以依照亚文化圈层规矩的名义借自身的身份认同和情绪价值来攻击、否定他人的身份认同感与情绪价值。

在“警察”指称链的第二节，面对“小鬼”的行为，圈层中原本由群体赋权中心化的成员由于推送算法图谱的分散而无法全面规训。为夺回话语权，圈层中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解释变量		
待在亚文化圈中的时间 (X1)	4-5年以上=1; 4-5年以下=2	1.35
对文化符号的熟知程度(X2)	每个选项记一分	5.89
圈外梗扩张的态度(X3)	非常反感=0; 想要了解=100	56.13
圈内梗扩张的态度(X4)	反感=0; 欢迎=100	45.95
是否认为出圈会导致话语权的易手(X5)	是=1, 否=2	1.3375
是否认为圈地自萌是好事(X6)	非常合适=1; 比较合适=2; 比较不合适=3; 不合适=4; 中立=5	1.8875
是否认同用资历评判话语权 (X7)	合理=1; 中立=2; 反对=3	2.1375
自认为维护圈层秩序的义务(X8)	义不容辞(普通成员)=1; 义不容辞(元老)=2; 中等=3; 无义务=4	2.5
出圈内容对圈内创作者内容的改变的态度 (X9)	喜悦=1; 悲痛=2; 理解=3; 畏惧=4	2.6625

图4 变量定义

表1 方差分析结果

	出警意愿(平均值±标准差)				F	p
	义不容辞(普通成员)(n=24)	义不容辞(作为一名老人)(n=6)	中等(n=36)	无义务(n=14)		
X9*(认同感、情感需求)	2.58±0.58	2.17±0.41	2.69±0.52	2.93±0.27	3.495	0.020*

* p<0.05 ** p<0.01

原本非中心化的受众在身份认同感与情感需求的推动下，自发赋予自己维护秩序的权力以形成差次等级，用“小鬼”指称那些群体性行为，并自发地“制裁”“教训”那些导致话语权被剥夺、评论氛围被改变的新人。这种高半层的权力虚影与网络亚文化中的情感劳动密不可分，当普通受众在主观意识下为网络亚文化圈贡献情绪价值时，其便会获得强烈的身份认同感，使得趣缘性更加紧密。他们借情绪价值来攻击、否定他人的情绪价值，做出所谓“开除二次元籍”的主观情感与身份剥夺。

“警察”指称链中的“罪”与“枪”构成了前两节，“小鬼”行为）-（“小鬼”指称与“出警”行为）构成了“亚文化警察”的现象部分。这种群体性心理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出警行为的扩散。进一步思考指称链最后的一环，我们便能够发现潜在的社群权力结构逻辑矛盾。

三、指称链的延长与隐形权力规训

“警察”的指称，是“出警”行为之延续。“出警”建构了小鬼-警察的象征逻辑，表现为“小鬼”-“警察”的对立结构。这种“出警”的行为客观上占用了圈层的公共交流空间：在话语权由“小鬼”或是新人手中转移后，有时他并没有回到正常的、绝大多数的受众手中，而是被“出警者”夺取。这种客观上的影响与“出警”行为建构的高半层的权力虚影引起了其他群体的不满，这些群体便使用“警察”这一指称来调侃、讽刺这些“出警”群体。而这，正与“小鬼”的指称来源有相似之处！

因而，顺着这个指称链条便延长出下一环——“‘警察’警察”的出现。这宣告了“警察”指称链的无限延长。

• **警察警察**: 把理智批评的人、正常引导小鬼的人扣上“警察”帽子的人。—(宪兵队) 禁止套娃

图五 “‘警察’警察”的定义¹⁹

在“警察”指称链延长症状的背后，反映出的是象征逻辑的延续：指称“小鬼”带来自我赋权的合理性，赋予、实施权力又必须存在于该警察-小鬼指称逻辑中。在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一书中将这一环称作“恋物癖式的误认”——要想成为这种连结的参与者，上述关系就必须以颠倒的形式显现出来²⁰：警察的权力后于“小鬼”的指称出现，指称“警察”的权力后于“‘警察’警察”

¹⁹萌娘百科 oo 警察 - 萌娘百科 万物皆可萌的百科全书 (moegirl.org.cn)

²⁰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23页。

的指称出现。这种现象的出现对该网络亚文化圈造成了灾难性的不可逆后果：

（一）何为正统一—权力结构的崩溃

这一“恋物癖式误认”的延长使网络亚文化圈层完全脱离了权力建构的逻辑，是一种群体权力的集体越界。“警察”指称结构出的象征逻辑赋予使用者以警察的反题身份，这一身份脱离了客观的权力结构——“黄金时代”的群体赋权结构，而是以个体的中心化重塑个体权力。并且，这种建构出的高半层的权力虚影在行动过程中可由流量变现为现实。“出警”行为——广义上个体赋权对客体进行规训与批判，会收获更强的身份认同并可能借此走向权力节点的中心。若参与规训者为原亚文化社群中心节点的一员，因其权力的群体赋权性，圈层便不会发生对其规训行为的指称。但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权力结构的中心或已失去证明中心发言权的能力，或对该亚文化圈感到极度失望而放弃管理。这种正统的流失与正名的失序造成了圈层秩序的消失与难以重建的结果。

（二）大众逃离——圈层氛围的恶化

“警察”指称链的延长使圈层充满猜忌、虚构、捏造、竖敌，这又回到了警察诞生之初的“东方警察”事件——在圈层内部挑起对立，在圈层外部传播负面信息。而为了防止现象的进一步恶化，圈层内部核心受众的排外性显得更加突出（亚文化本身具有对主流文化的反叛性），对外表现出的状态就变得更加偏激、冷漠与孤僻，以求防止对立厨、乐子人的进一步入侵。圈层外部表征出的这种态度又使更多的新人感受到不满。这种不断激化的矛盾最终只能走向一个结果：封闭，消失最终落得大众逃离的结局。大众逃离，即所谓在算法出圈背景下对网络亚文化圈有所了解的大众感受到敌意从而选择远离该网络亚文化圈。



图六 被解散的初心者群聊²¹

(三) 权力规训——卫兵的历史阴影

为什么“黄金时代”的亚文化核心受众会参与这一指称链的延长？算法时代亦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这些核心“老人”的文化性格。“老人”服从于亚文化圈层群体赋权下的规则规训，但这种规训本质上违背了算法时代个体个性化的“自由”——资源丰富导致其跨权力节点传播，每个人都有权发表观点进行再创造，信息茧房塑造个体中心的幻象……核心受众参与指称链的延长，反映了算法时代个体对隐形权力规训的反抗与个体的中心化赋权，是对“警察”意识形态的隐形权力规训的反叛。这种反叛亦体现在“XX 婆罗门”这一群体指称²²中，此处不过多涉及。

这种隐形权力规训角色，实际上源自“卫兵”这一历史阴影。现代社会正如福柯所言，人生活在所谓‘全景敞视’之中，规范早已内化，每个人的内心都住着一个警察，以至于外在的警察很少需要行动。²³网络实体执权者的缺位，构成

²¹ 初心者群聊组建于2015年9月，是“为喜爱东方 project 而尚未找到入门途径的初心者或者对东方 project 相关问题有所疑问所开设的交流之地”。但于2023年，群主及管理员因为过去部分乐子人的炸群而对普遍的新人抱有警戒心理。对疑问的解答不再积极而是更多的让新人自行百度或是搜索 Wiki。而这种行为引起了不满，于是“警察警察”出现，许多真正的乐子人由贴吧涌入群聊，伪装、反串、阴阳怪气。最终导致延续7年的群聊被群主解散。

²² 婆罗门是一个来源于 Stage1 的梗，最初用于讽刺一些 ACGN 领域中无法接受时代变化并自命清高的资深爱好者，后逐渐演变为对不懂装懂者的嘲讽，也有部分人用于自嘲。[婆罗门 - 萌娘百科 万物皆可萌的百科全书 \(moegirl.org.cn\)](http://moegirl.org.cn)

²³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19-255页。

了“卫兵”生长的土壤。

“卫兵”这一历史阴影发生于正统标准缺失的背景之下，他们自发赋予权力，建构出对立的象征逻辑，以情感需求或价值判断为武器，脱离规矩、权力越位地对人进行规训。这一形象几乎与“警察”完全一致，只不过“卫兵”更加狂热，行动更加具有破坏力。

为什么“卫兵”的形象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于不同的领域中反复附身？文化母体与核心受众的关系并非独立，这些受众既共同欣赏着母体的崇高，又各自维持着文化母体崇高性的“边界”，而这表现出某种悖论。这一问题的解答有待进一步研究。

结语：算法时代——边界、名称与文化交流

算法时代，网络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出现了结构的转变：横亘在二者之间的准入门槛之墙无法隔绝彼此的渗透，从而二者之间明显的边境衰退为渐变的“缓冲地带”。正如所有“缓冲地带”必然爆发动乱的隐喻，“警察”与“小鬼”的争执便发生在网络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缓冲地带。

这种网络亚文化边界的衰亡，使亚文化母体与主流文化主体性的错位加剧。在不同个体心中（亚）文化地位的落差、个体（亚）文化价值追求的差异在算法时代被无限放大，潜伏在沟通与交流困境的背后，是冲突加剧的底层原因。如何避免算法时代这种价值性冲突的加剧，重塑亚文化合适的边界，如何平衡开放与秩序始终是一切文化交流的难题，这一问题仍待探索。

当我们借群体之名彰显自我的存在时，我们的行为已深陷非己的规训。“警察”角色的自由代价是永恒的警惕。其另一个代价，是对不完美的容忍。如果个体的文化依附、情感诉求与价值批判在遇到任何行为乱象时成为向“警察”让渡更多权力的理由，那么自由便会被侵蚀殆尽。

算法时代，人的思想被掌控，人的文化被搅动。算法推送让更多亚文化能被主流文化看见，却又让独立的文化体系受到主流文化群体的审视与消费。文化的交流看似变得简单高效，人看似变得更为自由与多元，但我们却愈发受到互联网隐形权力的规训。看似推动网络亚文化主体交流的算法实际某种程度上铸就了当今世代的巴别塔。主流文化消费的产品不可避免地走向混沌与复杂。被动卷入的网络亚文化被裹挟在了算法主导的沙尘暴中，维护秩序的意愿变得无比困难。当

后现代的欲望模式在互联网中愈演愈烈，个体所珍视的亚文化母体便会产生愈来愈强的精神庇护作用。“亚文化警察”之名在其消失之前，依然值得我们继续观察与研究。

【参考文献】

- 1、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3-105页。
- 2、吴斯：《后浪的理性：网络亚文化的日常生活嵌入逻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200页。
- 3、王玉英主编：《网络文化研究 . = Research on Network Culture》，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1-224页。
- 4、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44页。
- 5、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53-259页。